

蒙
中
著

銀鏡橋西的月色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蒙
中
著

銀
錠
橋
面
的
月
色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银锭桥西的月色/蒙中著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3.3

ISBN 978-7-5474-0806-3

I. ①银… II. ①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22712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30毫米×195毫米

9印张 113幅图 120千字

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散文/文化

目 录

落 墨

画中的十八岁	3
冬日的灯光	7
画 画	11
生机与构成	17
董其昌的画笔	21
我与画	27
黄宾虹的写生稿	31
读《黄宾虹年谱》	35
书法与相貌	39
卢浮宫的怪鱼	45
阿陶的漆画	49
《米襄阳洗砚图》	53

许巍·余墨·大雅堂·乱写	5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停云

阳春	69
听琴	75
拓片	81
扇话	87
石语	95
观云	99
砚山和石头	101
陈老莲笔下的砚	105
宋砚	109
砚套	111
蝉砚	113
吕布戏貂蝉	115
拳拳一握劳寸心	119
程君房的墨	127
墨	133
铜螭虎	139
瓶花	143
牡丹	147

青 荇

斯特拉斯堡的钟声	153
银锭桥西的月色	159
沈园的黄昏	163
冰 舞	167
散 步	171
中 秋	177
乐 园	183
江岸记忆	189
大 C	195

雨 微

我的书房	203
竹庵的竹	213
竹庵的花	217
竹庵的梦	221
观虫记	225
龟 阜	231
菊开十月	235
烟 火	239

“獨”	243
孤山梅影	245
春	249
一春花事	253
夜 灯	257
拥茶小读	261
乱 想	263
剧 照	269
果 盘	273
关于吃茶	275
后 记	279

落墨

画中的十八岁

高中时，我愣头呆脑，只知成天躲在学校画室弄素描、水粉。

铺张衬布、几个果蔬、罐子、鸡蛋、书本，灯光下沆瀣一气，凝成画面，温柔、宁静、熨帖。彼时的西画眼界，不过是仅能见到的那些劣质画册上经过无数次翻印的欧陆名作。奈何笔笔下去，所谓考前班画法——前苏联的绘画影响，几经歪曲，箍成干瘪瘪、了无生气的教条成法一起奔赴笔头。

我曾真心迷过西洋画，翻看原版的英文画册时，甚至还一度发愿为学油画而学好英文，尽管我的英文水平几近空白。去年，在欧洲的美术馆，站立昔年朝思暮想的经典原作前，提香、安格尔、鲁本斯、郁特里罗、马奈、莫奈、德加、塞尚、梵高、高更、克里姆特、马蒂斯、毕加索，一路看来，当年心事莫名其妙地翻腾着。脸红。心跳。懊恼。

所幸这些年没丢毛笔。小时候练书法，每日晚饭后，毛边纸抄一开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约半年告竣，叠起裁切整齐，线装成两册。没人叫好，无可比较，却颇为自得。学画也如此，借本厚厚的《芥子园》拿夹江纸影勾下来，分山水、名家画谱、梅兰竹菊，装为三册。不解浓淡笔法，一味照描，乐乎其中——这便是我那可怜的书画底子。

白天素描、色彩，夜里自学书画。今日灯下细读《宋画全集》，张张印制精美、细节毕露的画作。若是当年能有这般画册，再逢明师点拨，不知而今笔下又作何模样。

十八岁生日那天，犹在眼前。

冬日难得的煦暖阳光，窗外投进来黄角树影，落在我窄窄的书桌前。电台里《小说连播》栏目，男播音员重复播讲着长篇小说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，声音抑扬沉郁，沙哑悲凉，伴着沙沙的落笔声，仿佛是狭长胡同里飘来的黄昏脚步，又仿佛是初秋高柳上的哑哑蝉鸣。

铅笔起稿，调整，反复修改。父亲一向说我满十八岁，就要完全独立，一旦结束读书，便需出门做事。

一边动笔一边想起父亲的话，在老一辈的意识里，十八岁，仿佛是成人刻度。少年不再，理该自立。



我十八岁生日那天画的这张团扇，不懂笔墨，只知一味的细细描画。

其时我高中尚未毕业，正预备考美院，无出去做事的近忧，也并无考上美院的把握。散过一念，一念闪过，早起，只是想画画作纪念。选了幅画册上的黑白图片，画册是熊先生家借出的《艺苑掇英》，取其构图，略作改造，接着继续闷头勾皴点染，全然胡来，只知对着画册上树石小心恭谨地用笔。

中国画，要真画到笔墨丘壑来去自由，说容易，事实是很难。但是一般画来些意境，就足够引人入胜。中国是个诗的民族，骨子里天生亲近诗。现在回想小时候欣喜不已的浅薄画作，其实只是为一点点诗意而生出的好感。烟波树桥，楼台深锁，我临仿也只存那点皮毛意思。画的原本是黑白，我染了色，据我的想象，雾水蒙蒙才更好。

夕阳西陲，冬的昼本来短，更何况冬晴暖阳，尤嫌不够。整一天，画毕，十八岁生日便过完。

一幅画，就像一个人凝结的一页生命。我的十八岁生日便这样被凝结下来。

可那时候凝结了我无数生命页码的素描、水粉，却连一个纸角都找不到了！

冬日的灯光

冬日，即便窗外天光足够照见案上的一切，我也习惯将白炽台灯拧开。

煦暖的光铺在案上，灯光下陈列的笔砚书籍，此刻，恰如一组完美的静物。只是周围没有熟悉而好闻的油彩味，也没有奇怪的水粉味，只有淡淡的墨，与一点陈旧连史纸的味道。

在早先重庆中美合作所医院旧楼二楼的画室内，十五六年前这样的冬日，通常也亮着白炽灯。灯是特制落地的静物灯，上下左右可以收放旋转。灯光探照在整饬安静的盆罐瓜果上，犹如一把奇异的刀，将这些堆在静物台面、寻常惯见的物什，从普通的光线与空气中生生地剥出来。在四周林立画架的包围下，透出一种单纯而剽切的调子。

前后三年，不断地练习素描、色彩。

美术教研室主任，我们背后称做吴老头，六十开

外年纪，两鬓斑白，操一口山东普通话，和蔼严谨，乃当年随军南下的军人。喜欢画画，水粉、油画、学黄胄手法的国画人物都能画。他常来画室走动，眼睛老是眯着，每每喜悦充满，对着灯光下的静物发痴。有时候会搬来画架，选一个不碍事的角落，独自画开。其间偶尔踱到我们后面，静静地看。忽然伸手，手指落在画面某处，隔着几厘米的距离，一动不动。

“仔细瞅，瓶瓶不入调。要加粉！”山东口音普通话，语气坚决，近于颠预，不容置疑。

有回我拿一张用四王笔法画的山水向他请教，他少有的恼怒道：

“画这些有何用呢？！要学黄胄。”他转身指着墙上贴的黄胄维族人物画印刷品吼道。

“你知道么？黄胄！懂造型和写实！……”

此后，每裹着临摹的古画经过他身边，我总觉得是在做亏心事，如窃贼般惶惶不安。

任课教师中有一位四川忠县人，刚从美院毕业，剪寸头，戴小眼镜。因为口音严重和画素描老画不太准造型而常遭学生嗤笑，但仍然热衷给我们改画。有次他从画室刚出去，L同学就要高声临摹他的忠县口音“大家要注意‘空——情——感’”。空间的“间”字，口音

读作“情”。惹得前后哄堂，笑倒一片。

静物写生的道具，多是从教具室借来的罐子、盘子、杯子和蜡果。管教具的偶尔也买来新鲜水果。一次午餐间隙，画室无人，Z同学偷吃苹果一枚，原位换成蜡果。高年级的一位素描高手H同学放学后拐进画室，和我们大谈最近画果子的体会。他管刻画细节叫“剋”（kēi，深入刻画的意思）。“只这样一下，果子就‘剋’好啦！”指着果子顺手抓起已换成蜡果的苹果，当做真果一口咬下，立随即捂着嘴，痛苦抽搐。

第二天画室的灯光下，蜡果添了分明的两排深深牙印，L同学将它旋到正面，在自己的画中，仔细“剋”这个新增的细节。突然他站起来，大声学着忠县教师的口音道：“大家要注意啊！牙印也要



巴黎卢浮宫参观的人

‘剋’出空——情——感”

上完静物课，换了画着衣人物。

安放静物的位置上，坐着从其他班上请来长得极俊俏的女孩。

灯光里，画室出奇的安静。十五六岁男孩，爬满青春痘的脸上，稚气尚未脱尽，懵懂双眼看惯了瓶果静物，然对视如此俊俏“活物”，不免脸红心跳，难以适应。

忠县口音仔细地讲着。

“脸的刻画，就要像画果子一般……”

“牙印在那里呢？！”F同学忍着笑道。

L同学立刻接道：“大家要注意啊！牙印也要‘剋’出空——情——感”

前俯后仰。

这次，画板倒了一片。